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3

王鴻仁譯

一九〇四年^①

(西班牙) 霍西·艾契加里

(José Echegaray)

• 45 •

一九〇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兩位詩人共同獲得：西班牙的霍西·艾契加里和法國的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瑞典學院似乎事先進行過廣泛的徵詢，認係妥當，才做此項決定的。可是，事實上，這個異常的抉擇仍舊引起了種種心理上的疑竇，同時也招來了紛紜的議論。這兩位得獎人會滿意這個分法嗎？這兩個得獎國的人們又會怎麼說呢？兩個「半個大師」、「半個桂冠詩人」會前來領獎嗎？總之，這個經過慎

重考慮的決定造成了艾氏崇拜者和米氏崇拜者的對壘局面，同時又使批評家們爭辯不休地在兩位得獎人間做比較。

無疑地，米斯特拉爾——這位梅萊恩 (Mailane) 的文壇祭酒是兩者當中比較容易親近，也比較著名的一個。他的作品具有無比優美的抒情性；有如普洛汝斯天空的柔和光暈。艾契加里則較為思想性，較為艱深。誠如許多人所讚譽的，他的確以他的作品復甦了

拉丁文學的精神。甚至有人宣稱，瑞典學院這個雙重的抉擇乃是地中海民族共同遺產的一項勝利。然而法國方面的議論却是十分峻厲的。「辯論報」(Journal des Débats)上的一段文字^[見一班]：

「米斯特拉爾的獲獎除了一致贊成外，不容，亦並未有任何異議。不過霍西·艾契加里的獲獎就頗值得商榷了。霍西·艾契加里是一個在晚年才改行寫詩的數學家，一個政治家兼戲劇家。他的作品表現出各種矛盾天賦的奇妙結合。雖然他在漫長的生涯中顯露了驚人的才華，雖然他的戲劇有時候極富創意而且相當引人入勝，可是艾契加里先生還沒有寫出一部真正算得上偉大的作品來——後人必然不會將他列進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流文學家裏頭。」

由於兩位得主均已年邁，是故他們都無意於十二月十日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頒獎典禮。於是他們無法面對面地交換一個友誼的微笑了，他們兩個遂相競從家中發信，企圖搶先向遙遠的對方致意。艾契加里寄給米斯特拉爾的信極優美極細膩。這場「文字對談」是相當有意義的，不僅因為兩位桂冠詩人高尚品格，更由於它象徵法、西文學的神聖締盟。有個評論家說

：比里牛斯山又一次地熔化了。「插圖報」(L'Illustration)對頒獎人和獲獎人都是同樣地讚譽有加：「鼎鼎大名的瑞典學院——它適當地代表着强有力的北域知識圈——今年以諾貝爾獎結合了兩個姊妹文學。而這個英勇地致力於聯繫兩個民族的國家自己也遂因此而與她們結合在一個相同的友愛中。」

斯德哥爾摩的紳士們是怎麼看上西班牙的呢？那純粹是得力於馬德里的西班牙皇家學院。這個在比里牛斯山彼麓的學術機構地位相當崇高，歷史相當悠久（成立於一七一九年）。一九〇一年瑞典學院承辦諾貝爾文學獎時，僅（主動地）請求它和法蘭西學院推薦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一接到瑞典學院的信就立即發出了回函。該學院的常任秘書推薦了老詩人加斯柏·努涅茲·德·阿爾斯(Gaspar Núñez de Arce)。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兩年他的名字復由該學院的正式發言人所提出。他是艾契加里最大的敵手。霍西·艾契加里於一九〇二年由十二位院士所推薦。次年，推薦他的院士增加到十四位。是年努涅茲去世了。現在如果想在西班牙找一個得獎人的話，那麼這個人

一定是艾契加里了。

韋多·賈爾斯堡 (Wedel Jarlsberg) ——瑞典駐西班牙公使——在他的自傳中專闢了一章敘述艾契加里領獎的經過。一九〇四年瑞典學院請賈氏以「適當的儀式」將這半份獎金頒給艾氏。賈氏認為：在這個純種 *hidalgos* (西班牙語「貴族」) 的世界中，這項事情必須用最誇張的方式來進行。聚集一羣無足輕重的人到皇家劇院來參加頒獎典還不够隆重，因為「要掃集一堆這類的廢物」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經過精心擊劃後，典禮於三月十八日傍晚舉行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遊行隊伍從東方廣場開拔，縱隊前進，一直走到首都另一端的藏書宮。號聲響徹雲霄，鼓聲震耳欲聾。陸軍和海軍的特遣隊在最前面開

道。後面跟着各文學、科學社團，以及社會福利機構派出的代表團。其他各種團體也紛紛加入，使這支龐大的遊行隊伍人數高達三萬，旗幟多達兩百幅。這支隊伍最後終於浩浩蕩蕩地抵達了上議院，而一個空前隆重的典禮便在那兒的會議廳裏舉行了。

在頒獎台上，年輕而英俊的西班牙國王，亞豐瑟十三世 (Alfonso XIII) 御駕親臨，朝廷的親貴、大臣、以及使節團簇擁在他的週圍。整個馬德里的文學界、藝術界以及科學界的精英都在此薈集。瑞典公使妙舌生花地表達了他對霍西·艾契加里的仰慕，並恭請國王陛下親手將諾貝爾文學獎的獎狀及金質獎章頒給他。

一九〇四年^②

(法國) 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

(Frédéric Mistral)

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

原委可說是既不抒情又不刺激——它是一羣大學學者

(尤其是德國人)政治陰謀下的產物。

一九〇一年當他首次被提名的時候，他自己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他於是年元月十九日寫信給加斯敦·巴里斯說：「我不清楚這個偉大的諾貝爾獎是怎麼一回事，而那些提名我參加競選的德國普洛汶斯學家則是另一樣我所搞不懂的東西。」就是說：他知道有人在大力活動，想替他爭取那項鉅獎；他也知道，那些人住在萊茵河沿岸。不過，他不知道他們存着什麼心。

米斯特拉爾是普洛汶斯文學的代表人物。普洛汶斯語是一個沉寂已久的古老語言，而如今它又漸漸地蛻變成活生生的文學了。這是當時歐洲文壇的一件大事。那些德國人對它的關切當中自然多少有些真正的熱忱。不過，就整個事情衡量起來，德國人的這種狂熱是相當惹人起疑的。因為德國人一向是極藐視法國文學的。在他們的眼中，法國文學——當然也包括普洛汶斯文學——充其量只是「一首不登大雅之堂的鄉土民謠」。所以，普洛汶斯的語言復興真的使他們興奮到這種程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那麼，他們這樣積極地支持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他們的動機

究竟是什麼呢？顯然，德國人這項「降尊紆貴的」附庸風雅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我們依稀彷彿從它身上看到了 Realpolitik (德語：實際政治) 的魅影。

話必須從德國人的傳統政治觀念說起。德國人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欲統治敵人可循兩種途徑，第一、分化他們，第二、鼓勵他們國境上的少數民族。他們推薦米斯特拉爾正是懷着這種不軌的意圖。不過，這只是場預演罷了，好戲連場的時刻還在後頭呢。我們從歷史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傾全力煽動蓋爾人 (Gael) 在愛爾蘭的叛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復又明目張膽地鼓動布列塔尼 (Brittany) 的民族主義和蘇格蘭的分裂主義。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米斯特拉爾被提名的經過。一九〇一年，馬爾堡 (Marburg) 大學拉丁語系文學教授愛德華·科許維茲 (Edward Koschwitz) 寫信向瑞典學院毛遂自薦，表明他有向學院推薦候選人的資格，然後便展開了大規模的活動：由科氏帶頭，率領一羣德國的大學教授們提名米氏參加競選諾貝爾文學獎。這些推薦米氏的信函來自耶拿、弗萊堡、

布列斯勞(Breslau)、布拉格德國大學以及日內瓦大學等。不過，普洛汶斯省佛卡基耶(Forcalquier)的文學團體和大學也都寄來了同等熱情的證詞，「顯示出他的詩在他自己的家鄉是如何的爲人們所喜愛」。那年瑞典學院的抉擇前面已經說明過了，是法蘭西學院下的產物。所以科許維茲毫不氣餒。他甚至還以靈通人士的口吻，十分肯定地說：要是法蘭西學院及早想起米斯特拉爾的話，那麼他們是絕不會推薦蘇利——普里東出來競選一九〇一年的諾貝爾獎的。言下之意對自己的越俎代庖頗爲自得。

米斯特拉爾對這些德國人的小題大作感到非常驚訝。他知道有人在爲他奔走疾呼，可是他本人却反而無動於衷。一九〇一年三月他諷諧地寫了這句話：「這次的枝頭對小鳥來說是稍微高了一點——而且，每個人都是非要生活費不可嗎？」正由於他有着這樣淡泊的胸懷，所以當一九〇一年的獎金被蘇利——普里東得去時，他就不像他的鼓吹者們那麼憤慨了。相反地，身爲一個法蘭西的好國民，他深爲一位同胞的獲獎感到慶幸。第二屆的獲獎人是蒙森；第三屆是班生。這兩年米斯特拉爾也都被提名。而當一九〇四年

來到時，米氏獲獎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從一開始起，米氏的名字就年年爲許多斯堪地那維亞的學者以及拉丁語系文學的專家們所提出。同時，隨着時間的過去，他的詩（最著名的是 *Mirèio* 和 *Calendan*）在北歐地區也逐漸流傳了起來。米斯特拉爾這個名字已經不再偏處於專家學者的圈子裏了，仰慕他的人數漸漸多了起來。同時，由於瑞典本身的文學中鄉土文化日形重要，所以瑞典人非常喜歡一個像米氏這種類型的詩人。更重要的是，米氏剛一出現就變成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威爾生個人最喜愛的作家。威爾生在瑞典學院中頗具影響力。所以在一九〇四年夏天，諾貝爾委員會已經暗中屬意米斯特拉爾了。

可是好事多磨。那年秋初，瑞典學院這個幾乎已成定局的決定發生突兀的變化。它的起因可以說是十分莫名其妙，可是這種事情在文學界却是屢見不鮮。事情是這樣的：那年的九月，一本 *Mirèio* 的譯本在瑞典出現了。那個譯本的文筆拙劣到極點，非但沒有表現出原作的神髓，反而將它糟蹋得極端的不倫不類。更不幸的是，這個譯本出自一位諾貝爾委員會會員之手。有許多人十分擔心瑞典的民衆會用這個譯本

做爲標準來評估這位偉大的詩人；又因爲譯者身爲諾貝爾委員會的一份子，所以人們是很可能會誤以爲它正式地代表着瑞典學院對米氏的看法的。這些顧慮相當合理。情況於是變得棘手了起來。瑞典學院素以穩健出名。它在慎重考慮之下終於決定採取一項權宜的措施。十一月學院在開會時決議將獎金分成兩半，由西班牙的霍西·艾契加里和米氏共同獲得。這項「所羅門式的分配法」不僅一下子表揚了兩位拉丁語系文學的巨匠，同時也讓西班牙堂而皇之地進入了諾貝爾的陣營中。

瑞典學院頒獎給米斯特拉爾乃是由於：「他的詩作所蘊涵之清新創造性與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實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質樸精神。」米斯特拉爾十分珍愛這句讚詞。所以這位詩人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以普洛

汶斯文向瑞典學院傳達了他的感激之忱：

「諾貝爾獎的實質價值將可以透過獎助金與基金的方式，幫助我繼續推動復興普洛汶斯語文——對之我已奉獻了我的作品和生命——以及保存我們一切優良民間傳統的工作。而此項巨獎的全球性聲譽則更將以一種無比的力量協助我們光大我們的普洛汶斯語文。」

在信尾，米氏更以一種高貴的「普洛汶斯姿勢」給伯納道大將的孫子——瑞典／挪威的國王——寄上了一個血親之吻：

「由於我身爲一個南法的普洛汶斯人，故而甚樂意從一個其統治王朝的血管中流着些許貝昂（Béarn）——即普洛汶斯——血液的國家接受此項殊榮。」米斯特拉爾因爲年老體弱的緣故未能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他也沒有寄出正式的答謝演講辭。